

图书市场口袋本全面“复兴”成为出版业寻求突围的稳健选项

口袋书开出“阅读复健” 温柔处方

在这个信息过载、注意力碎片化的时代，口袋本近来却在图书市场全面“复兴”。口袋本“复兴”并非简单的形式复古，而是越

把轻盈还给阅读

走进书店，不时会看到中信出版集团的“无界文库”、中华书局的“中华经典百句”口袋本系列、上海译文出版社的“译文文库”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“企鹅小口袋”、未读的“未读经典”……它们安静地栖身于书架之间，以轻盈的姿态，与厚重的图书形成有趣的对照。

王府井书店展陈多个品牌的口袋本，甚至为“无界文库”设置了专柜，书店工作人员介绍，目前在售的口袋本大多为中外文学经典读物，读者以上班族和学生为主，销量不错。

在众多口袋本中，作家出版社携手巴金故居新近推出的“巴金小说系列·文库本”颇为引人注目，这套口袋本共10册，包括《灭亡》《新生》等。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，口袋本并非新鲜事物，九十多多年前，巴金先生的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出版时就是口袋本。在这之后，他写的、编的书也有多种以口袋本的形式出版。“所以，对于巴金先生这一代作家而言，口袋本或者说图书开本、形式的多元化，不是一件稀奇事。”周立民坦言，不知为何，后来的出版更讲究标准化、规范化，把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做得工业化。因此，“巴金小说系列”想以更丰富的形式为读者提供读物。“我甚至隐约觉得，巴金先生对‘小书’也是情有独钟。”周立民说。

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也越发对“小书”情有独钟，提倡让目光聚焦书页，把轻盈还给阅读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推出“译文文库”，外表轻盈，内在厚重。首批图书包括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、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《潮骚》等。上海译文出版社运营中心吕鹏鹏说，“2025年下半年，我们前往云南独立书店做调研时，注意到读者对于便携文本的需求，于是产生了推出‘译文文库’的想法。”

令人期待的是，今年将有更多口袋本新品到来。“译文文库”即将推出《悉达多》《窄门》等十多部作品。和很多口袋本一样，这套“译文文库”的整体出版规模未定上限，吕鹏鹏说：“除了以往的

经典阅读，也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被大家发掘和接受，图书出版要跟上这样的变化。”

“中华经典百句”口袋本系列也将迎来新成员，读者期待的《红楼梦百句》今年将与大家见面。“该系列计划推出30多种，涵盖中华经典中国人应知必知的经典和金句。”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总经理贾雪飞说。

轻了，但更讲究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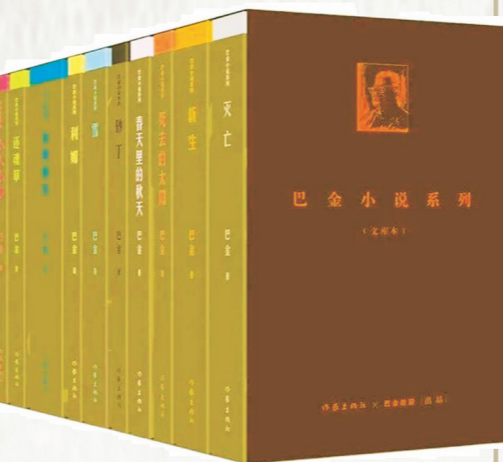
轻了，但更讲究了，不少翻开口袋本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。

“中华经典百句”口袋本系列已推出《论语百句》《庄子百句》《老子百句》等7种，迄今销量达2.5万册。该系列所选经典名句简短精要，看似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内容，但贾雪飞强调，“轻量化”不等于“轻薄”。这套书自策划之初，便在“轻量化”与内容深度之间寻找平衡：邀请经典研究领域的一流作者择取、解读名句，每篇解读控制在300至1000字之间，既有知识密度，又不增加阅读负担。

不仅如此，这套口袋本版式设计突出了“疏朗”与“留白”，贾雪飞说，这不仅是为了美观，更是为了让读者在翻开书的瞬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“空”与“适”，从而降低心理上的阅读紧张感。

“巴金小说系列·文库本”同样用心良苦。周立民说，“我们弃用了一般的图书简介，而是选用了这本书当年出版时在报刊上的广告文字，这更有时代感。”该系列的作品选择同样煞费苦心。周立民说，“我有意地考虑，在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外，在读者的感觉中建构小说家巴金的另外一个形象。比如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等。由此能够看到巴金创作和思想的丰富性，看出他的青春激情，对真理和正义的捍卫。”

周立民表示，期望在喝惯奶茶和吃多了蛋挞的人们中间，唤起另外一种情感和原始正义，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除了我们个人的小趣味以外，还有人类整体的大悲悲欢，除了屈服于命运之外，还有奋斗和反抗的价值，这也是巴金创作的重要意义。“更期望当代读者，在沈从文、张爱玲之外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更全面的理解。”周立民说。



“阅读复健”成热门话题

口袋本在图书市场持续升温的同时，“阅读复健”也正成为热门话题。这个词指向一个普遍的困境：在短视频的持续冲击和信息过载的包围下，许多人正在逐渐失去深度阅读的能力。而重拾这种能力，需要自我觉察，更需要循序渐进地训练。轻薄便携的口袋本，恰好为这场“复健”提供了一剂温柔处方。

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、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表示，“阅读复健”这一概念的广受关注，本身就体现了阅读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。他说，当下就可以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，找一本自己最喜欢的纸书，或者是电子书，或者是有声书，甚至可以是一个深度的讲书音频，轻薄的口袋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总之，以自己最喜欢的方式，真正去尝试读一本让自己喜欢的图书，每个人都能立即体会到阅读的快乐与收获。

吕鹏鹏特别提及，口袋本尤其适合更多的阅读场景，能够融入大家的日常状态，随身携带，随时翻阅。“我个人认为，口袋本会有一个长期的需求，并且所覆盖的文本也会越来越丰富。”他预判，当下市场上的口袋本比较集中在公版书，后续将会有版权书加入，给予读者更丰富的选择。

但与此同时，周立民也提醒道，不能指望一种图书形式来“拯救阅读”，尽管口袋本这种形式更利于在碎片化时间阅读。“但一个对知识有真正渴求，在意心灵维护，重视灵魂提升的人，不会轻易放弃读书，也一定会在汗牛充栋的图书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本，这个不必担心，更不必制造焦虑。”

无论怎样，口袋本的价值，或许恰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温柔的可能性：让阅读回归轻盈，也让每个想“复健”阅读能力的人，都有一处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

路艳霞

读/书/日/记 DUSHURIJI

或许有一天也会写故乡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常年漂泊在外，只能借由文字感受一点家乡的气息，看过不少写故乡的书，不管多大牌的学者，写起故乡来也是情深意切。

1月9日

读《平遥历史研究》，老家的历史人文读来有亲切感，然而，常年飘在北京，无法像老家的文史作者那样亲自去感受那些人文遗迹，只能借由文字感受一点气息。每年回家偶尔会找些地方走马观花一下，但如果没有老家这些文史爱好者写的书和文，无法感受到其掩藏的历史信息。

1月10日

读《从废园到燕园》，都是《鸣鹤园》引发的连锁阅读。现在这本是修订再版的，记得第一次读的时候很惊喜，在燕园呆了那么多年，读了唐克扬这本书后，才真正有兴趣深入了解燕园和北大。后来认识了唐克扬，读了不少他的书，还是觉得这本最好。

1月11日

读韩浩月的《我没一朵花勇敢》，这是他2025年出版的第三本书。收录了他近来的随笔新作，其中有不少篇章与我有些许关系，读来倍感亲切。每次读韩浩月的作品，对他总有新认识，他用真实书写作品，这份真情，让文学有了力量，读来共情。

1月12日

小文《小米与大米》讲述

南人北居对大米和小米不同的情感和记忆，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大米与小米，每每提及这些，记忆的闸门就打开，并持久而温馨。岁月挺有趣的，有些情感只有在陈年中才能品出味儿来。

1月13日

《暗斗》真好看，郑振铎在孤岛孤独地战斗，和日本人、汉奸、特务、伪官员，甚至书贾、藏书家斗智斗勇，保护着文献古籍，同时忍受着内迁文化人的误解和非议。吴真老师用真实的史料和学术的手法，比小说还好看，直接改编为电影剧本都是妥妥的“暗斗剧”，真希望有一天能拍成电影。

1月14日

起早修完《武汉书报》交予《书都》编辑，继续收拾家，间隙读陈平原先生的《故乡潮州》，不管多大牌的学者，写起故乡来也是情深意切。和平原教授同感，一直不敢过早写故乡，至今我都没有写故乡的冲动，可能还不到这种缘分，当然，阅读故乡之书一直没有停歇，或许总有水到渠成的一天。之前读杨斌先生的《江南以南》，郑嘉励先生的《朝东屋》，颇觉他们为故乡写作准备好了足够养料。

1月15日

最近编徐泓老师的“燕南园”系列文章，收获很多，家里刚好有一本《燕南园的大师

们》，是徐泓老师以前同事肖东发老师的作品，先了解燕南园各屋住过什么人，再读徐泓老师的作品会更顺畅。喜欢读这些有地标属性的人文寻访作品，有种让人看得见、感受得到的体验。

1月16日

读周文翰的《无根鸟——李白传》，2025年，周兄出了至少三本传记，李白、李清照、扬州八怪，这么能写，也是少见，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阅读和写作的。我已经用足了马力，一年才写一到两本，而他轻松三四本，而且每本都是大部头的人物传记，并且写得都不错，很见功力。

1月17日

读完半本《无根鸟——李白传》，这本传记的主线就是“李白求官记”，从十几岁到四十多岁，李白四处奔走，为一官半职。中间只有短暂的一两年在宫里做翰林侍诏，还不是官，只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去的临时工，这份执着也是没谁了，在那个只有“为官”才算成功的大唐开元盛世，李白显然自不量力。

1月18日

读潘采夫的新书《少年读金庸》，作为七零后，金庸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阅读记忆，也是青春年少时最好的娱乐方式，如今的少年已没人再读金庸了，只有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回味青春，回想曾经的美好时光。

新书速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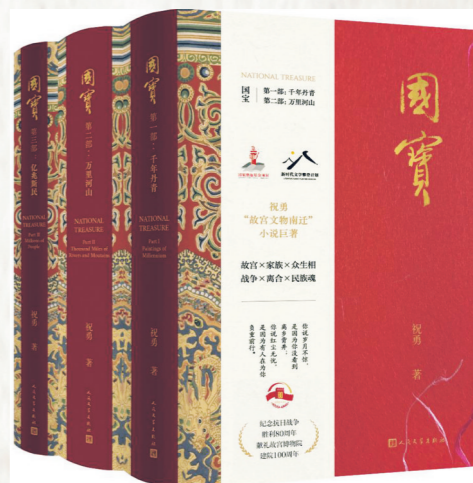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《国宝》收官：

致敬故宫文物南迁和守护

《国宝》第三部：亿兆斯民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的出版，使《国宝》三部曲这一耗时数载、逾八十万字规模的著作，以完整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《国宝》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，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，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，历经南京、上海，迁往大西南，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。它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、聚散流徙，讲述其因文物南迁而波澜壮阔的家族史，从烟火日常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。该系列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、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

杨湛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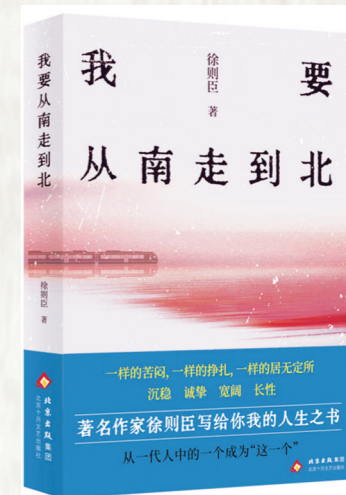
徐则臣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：呈现70后成长足迹

《我要从南走到北》是徐则臣最新散文精选集，收录《放牛记》《生活在北京》《风吹一生》等代表作。书中作品创作时间横跨20年，勾勒了作家从一个乡村孩子，一路“北上”的成长轨迹，定格70后一代人的心路历程。

作家张楚认为，“从南走到北”的地理修辞早已超越空间本身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几

代人精神结构的缩影，“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被时代、被欲望牵引着离开故乡，但精神、灵魂却可能留在曾经的炕头、河流与玉米地里。”作为从县城走出来的作家，张楚认为，故乡与异乡的冲突是人从年轻走向成熟、从懵懂走向通透必须面对的课题，而文学则是一路相伴的精神支撑。

叶子



《海岸线呼吸》：呈现海岸线生态之美

近日，由文艺报社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肖辉跃长篇散文《海岸线呼吸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肖辉跃是长沙本土作家、文艺群体及新大众文艺代表人物，其新作《海岸线呼吸》聚焦中国数万公里绵长的海岸线，系统记录栖息于沿海湿地、滩涂种类丰富的鸟类，反映生态保护和治理成就。为创作此书，作者足迹遍布11个沿海省份的100多处湿地，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考察，如今能精准辨识900多种鸟类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《海岸线呼

吸》聚焦海岸线生态，关注人类发展同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，以充满温度的叙事，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动故事，为生态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。肖辉跃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十年的创作历程。她表示，海岸线上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鸟鸣，这部作品是对自然生命的礼赞，也是对生态文明的文学回应。未来自己将继续深入生活一线，用文字记录美丽中国的生态变迁。

张鹏禹



书店记事

诚与真书店的店名来自《诚与真》这本书。用书的名字来命名书店的例子还是挺多的，比如桂林的刀锋书店，店名来自毛姆小说《刀锋》；北京的单向街书店，是向本雅明的著作《单向街》致敬；佛山的局外人书店，瞬间让人想到加缪的小说《局外人》；常州的瓦尔登书局毫不意外就是梭罗《瓦尔登湖》的“翻版”……相对来说，莱昂内尔·特里林的《诚与真》，在大众读者那里的知名度要低一些。

诚与真书店位于武汉的昙华林街区，门面并不显眼，但却耐看，禁得起打量，一块纯白色的长牌匾上印刷着书店的中英文店名，在整扇落地窗透明玻璃的映衬下，整洁、朴素中带着一些时尚气息。店门口停放着一辆略带复古气息的自行车，从车子被随意摆放的姿态来看，它是可以被随时骑走的，看样子并非店主刻意而为吸引读者的策略。不过，这辆自行车也起到了恰到好处的点缀作用——书店之美，也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。

诚与真书店卖新书，也卖旧书，新旧书的比例不明，但分别来自新书与旧书的不同气味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了一种既怀旧又崭新的书店气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书店的对面是一所大学，但在店里，却无法找到哪怕一本鸡汤、成功学类的书，虽然没有见到书店老板，但对他选书标准之严苛心生敬意，这是哪怕损失一定销售额也要捍卫图书品位的表现。

在书店买到好读且愿意珍藏的书，会对书店多一份好感。而如果在书店遇到一些有趣的读书人，更会使得探店过程难以被忘怀。在诚与真书店，遇到几位年轻的读者，起初以为他们是进书店的人，但在发现他们分别与店内其他读者轻声交



拜访“诚与真”书店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文/图

谈，并且递过来一张表格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是在做读者调查与书店主题采访的大学生。我接过来一张表格，边填边与其中的一位同学聊天，填完后，同学捧过来一个透明袋子，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小纪念品，说让我挑一个，作为配合填表的纪念，我认真地选了一个纽扣大小的推鸡蛋造型的挂件，挂在了随身的双肩挎包上。

书店的好书太多了，时不时产生想把一整排书架上的书打包带走的想法，但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书，此后在别的书店还要再选书，只能忍痛作罢。一家让读者有忍痛割爱感觉的书店，一定会让人惦记着再来。而我们作为远道而来的异地读者，有些书店可能此生只会来一次，所以总想多吸收一些信息，多留一些记忆。

记得在诚与真书店翻阅《诚与真》时，心绪便暂时脱离了现实场景，专注于图书中的字里行间。在翻这本书之前，我常把真诚与真实混为一谈，或者说认为这两个词有很多的交叉，但莱昂内尔·特里林通

过《诚与真》这本书，对真诚与真实作了非常精细的区分，真诚要内外一致，而真实则要直面人性本质，相对而言，真实比真诚要难。即便是真诚，作者也对其能否准确实现表达了怀疑，“公开表达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”具有一致性才算得上真诚，可这在日常生活里对于人而言，也是较为艰难的挑战，而要做到自认为的真实与公认的真实相统一，则更是难上加难。书里的诸多句子，都让人忍不住掩卷长思——不管有多难，古往今来都还是有无数人在寻找同时具备真诚与真实的能力，这总是让人振奋的。

《诚与真》被我放在书桌案头，每当手头停歇看见书的封面，便会想起那次书店之旅，会想到书与人的缘分，书店的价值与阅读的馈赠等等。不同的书店，带来不同的经历、感受与收获，这些将无形地、有力地、持续地灌注于生活里，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，也促使人遇到书店时，身不由己地想跻身其中。